

吳越春秋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大
德十年紹興路儒學刻明修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二·三釐米寬十六·四釐米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
疆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
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藉子以告令諸
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
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禮
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言

禮記

序

禮記

之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
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
為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
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擘所著隋
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
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揚方撰吳越表

秋削繁唐志作煩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

秋傳十卷隋志缺此二書今人罕見

獨擘書行於世擘傳在儒林中觀

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樓邨鄂李氏圖

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擘所為

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

吳越

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

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絕如

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之吳

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管輅越事

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擘本咸

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定楊方附已

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
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
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
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
變明微推遠療若著蔡至於盛衰成
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

議種蠶請大夫之謀迭用則霸于晉
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
戒萬世豈獨為是邦二千年故實哉
曄書越舊嘗鏤梓歲久不復存汴梁
劉侯來治越將興厲學校蒐遺文修
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

讀其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
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
為無稽遂不得辭厥既刊正疑訛過
不自量復為之奇註併考其與傳記
同異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
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

臆亂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
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
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
之序

吳越春秋目錄



上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傳之曰王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即闔閭既自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費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內傳

卷第五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况憚又越人乎若以吳為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下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卷第七

勾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勾踐入臣獨無外傳李本補其闕始從越諸傳亦作外傳云

卷第八

勾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勾踐陰謀外傳

吳越春秋目錄

元本勾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曰名獨陰謀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勾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勾踐伐吳外傳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後漢趙曄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論語作泰伯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

母台氏之女姜嫄鍾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部炎帝之後姜姓封邵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

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著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為

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

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

為人所感後姪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

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天猶今有之姜

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易而

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

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

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

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

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案稷黍

禾藁麥豆稔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

遂疑當作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

也窮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

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

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姬氏生不窋括地志遭

夏氏出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

立鞠卒子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

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

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皇

差弗差弗子毀隃世本隃作榆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國高國子亞

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始而伐之薰鬻孟史子作

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

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言言所養

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

相帥負老攜幼揭金甌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

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

薰音漢句如傳 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

孟子曰君子不以其 國所以亡也而為身言言所不

縣東北有幽亭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幽即邠也又徐廣

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西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

美陽即今岐州岐 山縣箭括嶺也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

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少曰

季子歷太姜生少子季季歷娶妻大任氏音泰士詩大明篇

華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生子昌昌有聖瑞命驗曰季

秋之月甲子赤爵衛丹書入于鄧止于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

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

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

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端遂之

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

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

號為勾吳僕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吳顏何

像像疑當而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

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

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十有餘家共立以為

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

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

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故

所都謂之吳城在梅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

命麻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

天下讓於是季莊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

道季歷死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

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矣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又王季之賜故文王因之

得享征伐此諸侯為伯猶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

天下嚮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

卒太二發立發武任周召召公奭而伐殷天下已

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大王追封太伯於吳太

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封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

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梅里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

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鳩夷夷子餘喬疑吾吾

子柯盧盧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

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異立史記世家熊子遂

作盧專作轉熊周古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

開晉之伐號氏畢子去齊齊子壽夢夢立夢左傳莫

正義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出與

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衰焉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

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

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

曰孤在夷蠻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

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以為行

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友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

反將去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讎於是吳始通中

國而與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楚莊王怒使子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

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

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

七卷

五

曰餘祭

祭界切

次曰餘昧昧莫切次曰季札季札賢

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

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

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

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

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

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

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

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

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十乘卒左傳壽夢卒季札曰

壽夢吳子之號諸樊以適

適通作嫡正出也

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

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言止載

元年事餘皆不書

已除喪護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

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

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

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

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

國也吾願違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

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

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爲

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爲國周道就成前人

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

公卒宣庶存適亡煇子而自立是爲成公煇諸侯與曹人

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聞之行吟而

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左

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札雖不才願附

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

而耕於野吳人舍上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

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

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

郡又爲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謀慶

封慶封數爲吳伺祭祭當故晉楚伐之也吳王

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

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

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

於明年書闕載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中闕殺餘祭則句餘非別

爲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

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二十三年皆當剛十字以効不恨

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

至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

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也

以報前

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

舟名餘皇為楚所獲亦曰餘皇

光懼因

捨復得王舟而還

捨字不通疑當作捨蓋捨其不備取之以歸

光欲謀殺王

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

東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伍子胥

者楚人也名貞音音貞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

前名當作前舉即者之父貞之祖

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即位三年不

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

抱越女身坐鍾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

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

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

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

射者所圖絃矢卒

音粹忽遽貌倉卒也

發豈得冲天而驚人

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鍾鼓之樂用孫

叔敖任以國政

史記曰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遂霸天下威伏諸

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

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

與

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

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

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

凄啖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

國氛禮氣也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排

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

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

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

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

上卷

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出為楚忠臣楚平王

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

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

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

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

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

忿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也乃復讒太

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

邑杜預曰襄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

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
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
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
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
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
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
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
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
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
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
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
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
執綱守戾蒙垢受恥雖寃不爭能成大事此前
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
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
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
以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為國相封二
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

餘里奢父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
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
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
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
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
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
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
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
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

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
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
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遠於
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恥
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
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
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
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
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無悔何追

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

追捕子胥胥乃貫烏還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

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

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

報汝平王平字當夫王在安得先稱其諡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後人追書也欲國不滅

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

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

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號呼之中言楚王

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國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

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

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負

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為之奈

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

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

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

不與同城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吾

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

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

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

人與華氏因作大亂

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

子胥乃與

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

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

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

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

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

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

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

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

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

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

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

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

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憚為事寔急兮當

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澗

作尋四尺曰

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

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

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
鮑魚羹美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
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
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
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
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
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
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今得伍胥者賜粟五萬
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

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
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
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
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
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
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
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建
康屬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子
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

毋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賤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篋嘗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毋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

狂蹠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

翌明也

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

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讎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文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

壯之氣稍道其讎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
為興師復讎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
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為吳
也但欲自復私讎且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
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
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
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
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
兵其義非也臣回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

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

得勇士專諸左傳作專諸者堂邑人

吳地漢地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

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
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
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
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
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
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
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

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名過史記索隱曰過是其名諸樊是其號

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

次曰餘昧

春秋作夷末

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

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

去聲

亡在諸侯未還

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昌

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劔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

擇言

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

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

所好吳王何好光曰以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多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

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鄭吳太子諸樊入尋其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

十五年吳子過伐楚門子巢卒杜預解過諸樊也時亦書吳太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長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嘗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子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滅巢及鍾離而還世

家所記與此合巢今無為巢縣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胛梁史記曰小

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鬻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

不產桑傳兩女子爭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

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十月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何合在僚十一年此

書於二十二年以秋為冬皆誤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停居邊邑服虔

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社預曰汝陰曰平王卒吾志不悉

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

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長及左氏條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家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書曰似承出家之誤。春吳伐

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喪作罌字，此書然字恐是喪字之誤。使公子

蓋餘燭傭左傳：蓋作掩傭，傭皆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

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

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

「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不知吉凶，專諸之事於

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

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

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

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

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

士於宮室中左傳作掘室，史記作窟室。曰：「酒而請王僚，僚白其

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非期無變。悉乎？」母曰：

「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

被棠鑊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

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

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宮室

裏，足使專諸置魚腸劍於魚中，進之。既至王僚

前專諸乃擊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

宵戰有枝兵也周禮戰長丈六尺曾韻雙枝為戟軍枝為戈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軹註軹明兩轉詩詰曰車輪之出而貫轂

者為檣轂末之小穿容轉者為軹此言立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軹之交倚專諸之宵也宵斷臆開匕首如

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

諸眾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

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

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

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古誰怨乎哀死待生

以後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必以之是前人之道命

哭僚莫復位而待公子蓋必燭傭二人將兵遇

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

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傭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傭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

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鍾第三

